

■图片故事



1977年12月，全国570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图为当年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考生正在认真答题。



▲1977年的高考报名点，时常能看到大龄考生拖儿带女来报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热烈欢迎新生入学。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听取了多位专家的意见后一锤定音：“今年就恢复高考。”犹如一声春雷，一下子点燃了千百万学子渴望已久的梦想。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

收研究生的意见》。10月21日开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为之欢呼雀跃。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但对于570万青年来说，那个冬日阳光灿烂。他们中有经历蹉跎岁月的“老三届”，有稚气未脱的应届生，还有弱冠少年，他们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机关、营房、课堂一路风尘而来，怀揣着难得

的名额、忐忑的梦想和奋发的意气，步入考场，热泪盈眶、激情满怀……当时还出现了夫妻、叔侄、兄弟、姐妹、官兵、师徒、师生共进考场、同科答卷的奇特现象……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中国的教育事业也迎来期待已久的明媚的春天。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它成为了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八小时约定”
征文选登

轨道上的
螺丝钉

□李闻

一条条轨道四通八达，在这无数条弯弯曲曲的轨道上不知有多少螺丝钉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直到退休，他们把自己所有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条轨道。可能有的人会说，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并不算什么，但人们很难以想象它对轨道的重要性。小学课本有个童谣说过：“少了一个铁钉，掉了一个马掌；掉了一个马掌，失了一匹战马；失了一匹战马，丢了一个主帅；丢了一个主帅，输了一场战役；输了一场战役，亡了一个国家”。如果你看到这句话，你还觉得螺丝钉渺小吗？

十几年来，地铁迅猛发展，已成为北京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承载着上千万的乘客，这么大的交通系统，肯定离不开每位地铁员工的辛勤劳动，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地铁上的螺丝钉”。无论刮风下雨，他们都坚守自己的岗位，甚至冬天零下几度的站台，他们也从不动摇。在北京这座大都市，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坐标，但对于地铁这份工作或许多了一份艰辛。他们远远要比朝五还要早，比晚九还要晚，甚至工作到凌晨。在静静的夜里，会有叮叮咣咣的声音，那是地铁工作人员在对轨道进行检测，他们永远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长时间枯燥的重复性工作也从无抱怨。在进站时，地铁安检员工，仔细地检查每一个物品，一瓶水都不放过；地铁维修员工对电梯进行检查，站务员在站台上指挥乘客有序上下车。

为保证乘客的乘车安全，地铁员工在下班后常常进行相关安全培训，并特意进行电梯摔人应急处置预案演练。运营结束后，对每位地铁员工进行雨雪天气应急演练，加强每位员工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敬业一词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并成为城市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地铁一线的工作虽然很累，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所有的地铁员工秉持着“微笑服务”的理念，服务每一位乘客，遇到突发情况我们机智勇敢，每天都微笑迎接第一位乘客进站，并微笑送走最后一位乘客出站，为日安全运营画上完美的句号。为满足城市早晚高峰的需求，地铁发车间隔时间大大缩短，创造了与时间赛跑的奇迹。

地铁员工的敬业精神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截至目前，已经有上千万的志愿者参加到我们的队伍，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虽然我们很平凡，做着平凡的事，但我们从不平庸，把小事做精做细是我们的目标，把乘客的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我们就像地铁轨道上的螺丝钉，时刻不松懈，为运营安全默默奉献着微小的力量。



里，摘下瓜果，招呼他们来吃。一阵风过，小院里的树叶“哗啦啦”作响，仿佛朴素而熟悉的清唱。阳光煦暖，有鸟儿振翅离枝，叫声婉转。父亲在廊前微眯着眼睛，孩子活泼地跳上跳下。

真的是岁月静好啊！

凝望父亲

□马亚伟 文/图

置，有几次，我要推门进屋时，看见他对着我的照片看。我躲在门后，偷偷笑了，悄悄掩门退出。

可是，我很少凝望父亲。一直以来，父亲都是我的生活中一个匆匆忙忙的角色。父亲强大威严，无所不能。我很少见到父亲慢下来的时候，他走路快，吃饭快，说话都是快的。他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静静地凝望他，凝望他安静的样子。父亲像一个马不停蹄的斗士，在他的生活舞台上叱咤。我们住上了新房子，我穿上了漂亮的新裙子，父亲满意地笑笑，继续马不停蹄奔忙。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父亲做事的节奏慢了下来。我和他说话，他的反应也慢了半拍。那天，我看到，在老屋的小院里，父亲坐在廊上，午后亮白的阳光扑落在他的身上，他目光深远，黑而多皱的脸，看起来有些陌生。

或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凝望过他。父亲嘴巴微张，在自家的小院里，聆听岁月来风的声音，神情淡然而略带伤感。父亲像院子里的那棵老树一样，历经风雨，岁月留痕。老屋沧桑，一切似乎都有惆怅的意味。寂静中，我躲在角落里凝望父亲——满脸褶皱的父亲。忽然有眼泪在心底涌动：那个最爱我的人，老了！

一会儿工夫，我的孩子从屋子里跑出来，跑到父亲膝前，叽叽喳喳说起来。祖孙俩的笑语声，把刚才的惆怅一扫而光。父亲的表情又生动了，脸上的笑纹一层层漾开。我在南墙跟的菜园